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

第四十四回 青草坡巧逢張老實 紅花峪遁走過天星

話說林冲、武松、魯智深三人，帶領王妻直到梁山泊上，將情告稟宋江。宋江好惱。魯智深大叫道：「不知哪個無恥賊男女，冒了灑家名字乾這勾當，查明瞭定不輕饒！」宋江道：「魯提轄休生氣，此中定有蹊蹺，且待查明再說。」武松道：「哥哥言是，當初截雲嶺一對畜生，不是乾過這等事。」這時公孫勝也聞訊趕到，臉含怒氣。宋江便傳令擂鼓聚將，全山頭領齊集忠義堂，卻教王妻登堂指認，可有那二人在內。王妻仔細看了幾遍，回說沒有。宋江又指公孫勝說道：「這是本寨的法師人雲龍公孫勝，你再仔細認看，可是搶你女兒的道士？」王妻道：「不是，那個道士的身材，更比這位師父高大。」宋江再召孫壽鶴、何玄通、李昭良、丁九郎，一應頭目人等，令王妻逐一細認，都說不是。宋江便對王妻說道：「你今諒已明白，搶你女兒去的惡僧道，並不是本寨中人，一定有奸人在外假冒。你也休急，俺今差人將你護送回家，靜聽消息，且待訪得正凶下落，查出根由，那時使你骨肉團圓。」王妻千恩萬謝，拜了宋江和眾頭領，下山而去。宋江便令魯智深、武松做一起，楊雄、石秀做一起；李逵、劉唐做一起，朱仝、雷橫做一起，四起人下山分道打探，待有線索，再行理會。八條好漢得令下山，各自行事去了。話裡只說魯智深、武松二人，那日走了一程，走到一處地方，名叫青草坡，覺得口中燥渴，身上很熱，便解開衣服，坐在一個林子邊休歇。這時正當午牌時分，二人袒著胸脯，坐在綠陰底下，微風拂拂，好不涼快。武松道：「不知哪個奸刁的畜生，做出這無恥之事，累人奔波！」魯智深道：「那鳥人搶了王妻的女兒，盡隱遁著逍遙快樂，俺們卻勞神費力，東西奔走，何處尋出個對頭來？」說罷，只見一個漢子，頭戴箬笠，肩挑擔桶，遠遠地走將來。智深道：「遮莫是個賣酒的？灑家正苦口渴，且買他兩碗吃，潤潤枯喉也好。」武松看時，果然像一付賣酒擔兒。智深待那人走近，叫道：「漢子，桶裡盛的什麼東西？」那漢子道：「是酒。」智深道：「再好沒有，你可回幾碗俺們吃。」那漢子道：「這是村坊裡擔出來，送到老主顧家去的，不能零賣。」武松道：「你這漢子，零整都是賣錢，何妨賣幾碗俺們吃。」那漢子口說：「不賣，不賣」，挑著桶兒徑走。智深跳起身來，趕到那漢子背後，把擔桶只一把，搶住了不能走。那漢子放下擔桶，又著腰說道：「俺叫張老實，說了不賣，死也不會改口，並且這是整桶的酒，定准斤兩，少一滴也不能夠。」智深不理，一伸手，早把桶蓋掀開，聞得一股酒香，喉嚨中癢癢地，更忍不得。便道：「你說不賣，灑家卻偏要吃，你待怎生？」智深這時兩手空空，苦沒瓢子舀酒吃，便蹲身下去，想轆到桶邊掬酒喝，那漢子把智深推開，連忙合上桶蓋道：「你這廝，哪裡是出家人，簡直強盜行徑！」智深大怒，挺起身子只一拳，把漢子打倒地上。那漢子叫道：「一定不賣，你敢打死人？」智深圓睜怪眼，霍地掣出戒刀，喝道：「灑家天也不怕，惱我真個殺了人。」那漢子滾在地上叫：「救命。」武松慌忙上前把智深勸住，說道：「你這漢子忒強硬，不合出口傷人。」那漢子見智深兇惡，不由怕起來，便對武松說道：「師父，不是小人不肯賣，這酒，實在要擔送一個老主顧，那廝十分認真，少了酒，便不給錢，我要賺錢過活，只得奉承。皇天在上，小人一句不敢說謊。」武松道：「恁地，你起來，去罷。」那漢子從地上爬起，戴上箬笠，擔起桶兒待走，智深忍又一把拖住道：「灑家不信，你那怎樣一個大主顧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告師父，離此十里遠近紅花峪地方，峪中有一雙龍寺。在先本是一所敗落院宇，近來新到了一起僧道，在那裡混雜居住，都喜歡喝酒吃肉，和俺做成了主顧。每日教擔送酒去，很能賺錢過活。但有一端，寺中那個道人最兇惡，若少了一滴酒，便不給錢，將人要打要罵，十分害怕。方才師父強要買酒吃，小人情急了，一時失言沖撞，萬望饒恕則個！」武松聽他說罷，心中一動，便問道：「你可知那道人姓甚名誰？」那漢子道：「他叫做正一道人。」武松目視智深，又問明紅花峪路徑，那漢子擔了酒桶自去。當下魯智深、武松便取道回山，走到李家道口，遇見楊雄、石秀，一同登山，只見李逵、劉唐、朱仝、雷橫早都回山。李逵在口中叫罵，白奔跑了這一趟，不曾尋見一個鳥人。魯智深、武松見了宋江，告稟青草坡遇見賣酒漢子，探得紅花峪雙龍寺的話。宋江道：「遮莫是了？且去再探，務要探得確實，方好下手。」便令魯智深、武松、楊雄、石秀四人，再行下山打探，如有消息，火速報來。四人下山來，在朱貴酒店中做一回商量。石秀道：「俺的主見，何不如此如此，便能探個水落石出。」大家說好，走出酒店，徑趕到青草坡，在林子邊坐等著。

不一回，只見那漢子擔著酒桶遠遠走來，楊雄、石秀閃入林子，魯智深、武松急迎上前。智深叫道：「張老實，灑家問訊。」那漢子歇下擔桶應道：「師父又會。」話剛脫口，吃武松夾背一拳。打倒地上，智深急拔一把青草，塞在那漢子口中，夾了就走。武松見四下無人，把手一招，林子裡走出楊雄、石秀。楊雄便擔起酒桶，石秀跟著，武松在前引導，直引到紅花峪地方，悄悄說了幾句，武松自去。楊雄、石秀邁步前行，轉過山坡，卻是一座松林，林中露出一條山路，曲曲折折，這便是入峪要道。二人走入峪中，不上一里路程，早見一所敗落寺院，地方倒大，只是山門傾圮，牆垣壁倒，院宇大半廢了。楊雄、石秀一個前行，一個後隨，走入山門數百步，進得寺來。卻見正中大殿半已坍塌，階下荒草沒人，殿上邊滿地鼠矢鳥糞，光景淒涼。二人不顧，徑走過了大殿，穿入方丈，直來到後院，楊雄放下擔桶高叫道：「哪位師父在？送酒的來也。」只聽得「呀」的一響，角門中走出個小道士，把楊雄、石秀上下打量著，問道：「你們哪裡來？誰教你送酒到此？」石秀道：「俺叫張二狗，這是俺的哥哥大狗。俺叔叔張老實，今日因在家生病，不能走，教俺兄弟代替擔酒到此。」小道士說：「好」，便引二人入內，只見屋中桌子上滿放肥魚大肉，一個道人和一個和尚對坐吃酒。楊雄、石秀把擔桶放了，走近桌子邊，朝上唱個肥喏，那道人見了，猛吃一驚，忙問：「你們是誰？來此何干？」小道士在傍答道：「這是張老實的姪子大狗、二狗，替叔叔擔酒來。」那道人道：「張老實為何不來？」石秀道：「俺叔叔在家生病。」道人道：「他昨日好好兒的，緣何忽然生病？」石秀叫聲：「師父，豈不聞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疾病來時，怎能逆料。」道人道：「你們當真是張老實的姪子？」石秀道：「師父休得取笑，至親骨肉，哪有假的，你只看這酒桶便知。」道人看兩隻桶兒時，上有張老實字樣，真是每日見慣的。便叫小道士倒了酒，給付價錢。楊雄收了錢，石秀擔起酒桶，說道：「多謝師父！明日擔送更好的酒來吃。」道人笑道：「這廝倒比張老實會說話！」楊雄、石秀出了雙龍寺，徑自回去，安頓在朱貴店中，得知魯智深把張老實拿上山岡，關在後山屋裡，酒食管待。張老實是個孤身人，平日只靠擔酒過活，隨處可安，見今有得現成吃喝，有得睡覺，倒也不憂不愁，安心留在山上。

再說楊雄、石秀二人，次日又盛滿兩桶好酒，又送到紅花峪雙龍寺去。石秀對那道人說道：「師父先請嚐一下，今日的酒可好？」道人叫小道士拿個大碗，舀來嚐了半碗，啞著嘴兒說道：「好酒！真好酒！比張老實擔來的，又滿，又好吃，真強上幾倍！」石秀道：「只要師父常常照顧，小人自把美酒擔送來吃。」那道人笑道：「這廝倒很會做買賣！」便吩咐多賞他幾個錢，楊雄、石秀謝了自去。一連數日，合寺院中都廝熟了，石秀常帶些餅餌、果子，背地裡給小道士小和尚吃，哄得他們歡喜，卻就裡探聽消息。這時石秀早探聽明白，那道人叫做梁正一，綽號過天星，又稱正一道人。那和尚綽號黃面菩提，法名淨空。二人都十分了得，引領徒黨佔住寺內，借出家影佔身體，暗中卻幹那風高放火，月黑殺人的勾當。石秀早瞧科八九分，王家酒店那案子，早晚有個著落。那日，楊雄、石秀又擔酒去，只見許多小道士，小和尚奔來走去，好生忙碌。石秀便問：「寺中做什麼？」一個小道士，背地裡告道：「張二狗，你問這話，若是別人，我死也不肯說，只因你是好人，我才肯告訴你，我們的師父正一道人，明晚要和一位美女成親，我們忙著鋪排，就為此事。」石秀搖頭說道：「小師父，休取笑，俺不曾見出家人娶親。」小道士道：「你自不信，我家師父最貪女色，見了姣好的婦女，宛如餓貓撞老鼠，饑涎滴滴，骨頭都酥化了。前日他路過鳳凰村，在王家店中吃酒，因見王妻的女兒十分美貌，便和黃面菩提趕去，冒了梁山泊好漢名字，把那女兒搶了來。我師父當時就要成親，巨耐那女子剛強不肯，三番兩次只要尋死，我師父用盡心機，給了她許多金珠綢緞，方才哄得她回心轉意，明日晚上我們都有一份喜酒吃，怎不快活！」石秀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你們師父好福氣。」搭談一回，便和楊雄擔起酒桶，徑回梁山泊來拜見宋江，將詳細情由告稟。魯智深聽說，大叫道：「灑家走遍天下，不曾見道士做新郎，這般鳥人該殺！」九紋龍史進對著智深說道：「道士不該做新郎，和尚無妨權

充一回新娘。」智深叫道：「好！好！你嘲笑起灑家來。」引得眾人大笑。

話休絮煩。只說魯智深、李逵、劉唐幾條好漢，當時便欲下山，殺奔紅花峪雙龍寺，捉拿過天星梁正一和黃面菩提。宋江道：「且住，今日時分已晚，來不及擺佈，索性明日早行，不怕他遁上天去。」楊雄、石秀齊道：「哥哥言是，那紅花峪路徑曲折，寺後又多亂山，還是白天下手的好。」大家無話。次日，宋江便令魯智深、武松、李逵、劉唐各引嘍囉五十，趕奔紅花峪先行埋伏，只待楊雄、石秀入寺動手，便一齊殺出接應。四人得令而去。宋江又令楊雄、石秀仍擔起酒桶，送酒入寺，乘其不備，突地下手。若將梁正一、黃面菩提拿下，其餘徒黨不難一鼓而滅，巢穴易破。楊雄、石秀得令而出。

且說合寨眾頭領，前日聞得一對惡僧道假冒名號，強搶女子，連累梁山泊聲名，無不人人切齒，個個痛恨。今日宋江發令，大家磨拳擦掌，爭欲趕住雙龍寺去，捉那惡僧道來雪恨。不想各人眼睜睜地，只見宋江打發六人去後，卻再不發令，就此住了。當下史進、穆弘、穆春、解珍、解寶、項充、李袞、石勇、焦挺等幾員頭領，大家心中不耐。穆弘便叫聲兄長：「今日要擒捉惡道妖僧，大破雙龍寺那個巢穴，如何只遣六人前去？」解珍、解寶接口說道：「俺們都願前去擒捉那廝，只待哥哥將令！」宋江未答，又見公孫勝說道：「俺聞惡道冒俺姓名，好不生氣，今日也思趕入寺去，將那廝親手擒來，一泄胸中氣忿。」宋江微笑道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，俺的主張，只此六人已足；見今一清先生既然要去，便教史進、穆弘、解珍、解寶做伴同行，不知可好？」公孫勝大喜。宋江問帶多少嘍囉，公孫勝說三百名。立刻點撥停當，下山而去。

再說楊雄、石秀下了山寨，去朱貴店中紮束，暗藏兵器，擔起酒桶，徑到紅花峪雙龍寺，直入後院，放下擔桶。一個小道士迎著問道：「張二狗，今日恁早？」石秀慢應一聲，對楊雄做個眼色，一拔腳就向內奔去。奔至門口，只見正一道人身穿嶄新的道袍，手執雲拂，和小道士在說笑；黃面菩提卻靠在桌邊吃酒。道人見了石秀，便問：「張二狗，今日如何早來？」石秀道：「老爺特來趕喜酒吃！」道人臉色猝變，丟了雲拂，撥轉身子就跑。只聽得黃面菩提叫道：「哪個口快的漏了風，敢怕是奸細。」石秀拔出短刀喊道：「奸細也好，先請你們吃刀！」石秀趕來，那和尚手腳也快，早將一把酒壺劈面擲來，石秀慌忙躲過。只見那和尚推開桌子，搶一根鐵棍飛身而出，二人在院子外接住就鬥。楊雄拔刀跟著入來，兩個小道士手執棍棒，便向楊雄叫道：「張大狗，你也是奸細！」楊雄喝聲：「放你娘的！」只一刀，早把一個小道士刺倒，那一個拖了棍子就跑。楊雄猛聽得背後腳步響，疾忙轉身，只見道人拽紮起半身，手仗樸刀奔將過來，楊雄連忙接住。道人大叫：「孩子們，快把寺門關閉，休教走了這對賊男女！」兩對兒正互鬥，忽聽得一陣大亂，小道士和尚們齊聲叫苦道：「不好了，梁山泊大夥殺進來哩！」就這叫苦聲中，魯智深、武松、李逵、劉唐引領嘍囉一齊殺入，四條猛虎般好漢，鋼刀起處，如同砍瓜切菜，那班和尚道士怎能抵擋，但見人頭亂滾，血花四濺。原來魯智深一千人等，埋伏在外面松林中，因不見寺中動靜，焦躁難忍，便將寺門打破，一齊殺入寺來。黃面菩提正和石秀惡鬥，聽得是梁山泊大夥殺到，心中不由惶急，被石秀磕開兵器，一刀搠死，割了首級。正一道人聽得同伴失利，對楊雄把手一揚，喝聲照打，楊雄慌忙把頭一側，倒退數步，不提防道人就隙跳出圈子，拔腳便走。楊雄、石秀喝聲：「賊道往哪裡逃！」立刻在後飛步追趕。